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續世說 術解

魏崔浩善占天文，嘗置銅筴於酢器中。夜有見即以筴畫紙作字，以記其異。魏主每如浩家，問以災異，或倉卒不及束帶，奉進疏食，不暇精美。魏主必為之舉箸，或立嘗而還。浩考校漢元以來日星行度，譏前史之失，別為魏歷，以示高允。允以漢元年三月，五星聚東井，非十月。浩初猶疑之，後歲餘，謂允曰：考究果如君言五星，乃以前三月聚於東井。梁沈僧昭少事天竺沙門，自云為泰山錄事，幽司中有所收錄，必僧昭書名。梁武陵王紀宴坐池亭，蛙鳴聒耳，王曰：殊廢絲竹之聽。僧昭咒厭十數，口便息。及日晚，王欲其復鳴，僧昭曰：王歡已闌，今恣汝鳴。即便喧聒。

齊柳世隆善卜筮，世祖武皇帝時，嘗曰：永明九年我亡，亡後三年，邱山崩，齊亦於此季矣。屏人命典簽李黨取筆及高齒履，題於簾旌曰：永明十一年。因流涕謂黨曰：汝見吾不見也。十一年，武帝崩。

梁韋鼎明陰陽，善相術。陳武帝在南徐州，鼎望氣知其當王，遂寄家焉。至德初，盡貨田宅，寓居僧寺。毛彪問其故，曰：江東王氣，盡於此矣。吾與爾，當葬長安。初鼎之聘周也，嘗遇隋文帝，謂曰：觀公容貌，不久必大貴。貴則天下一家，歲一周天。老夫當委質焉。陳亡，驛召授上儀同三司。

宋賀瑒伯祖道養，工卜筮，有歌工女人病死，為之筮曰：此非死也，天帝召之歌爾。乃以土塊加其心上，俄頃而蘇。

陳章昭達，少時遇相者曰：卿容貌甚善，鬚小虧，則當富貴。梁大同中，昭達因醉墜馬，鬚角小傷。相者曰：未也。侯景之亂，為流矢所中，眇其一目。相者曰：卿相善矣。後仕陳，至三公。

宋庾道愍尤精相木手板。時山陽王休祐屢以言語忤顏色，以已板令道愍占之。道愍曰：此雖甚貴，然令人多愆忤。休祐以褚彥回詳密，求換其板。他日彥回侍明帝，自稱下官。帝多忌，甚不悅，休祐具以狀言，帝意乃解。

宋顧歡通解陰陽書，為數術多效驗。有病邪者問歡，歡曰：家有何書？答曰：惟有孝經而已。歡曰：可取仲尼居置病人枕邊，恭敬之，自瘥也。病者如言果愈。問其故，答曰：善禳惡，正勝邪。此病者所以瘥也。

魏晁崇善天文，天興五年，月暈左角，崇以為角蟲多死。是歲天下牛死十七八，輿駕馬瞎數百頭，日斃於路側。麋鹿亦多死者。

魏徐路知星文，坐事繫冀州獄，別駕崔隆宗就禁慰問之。路曰：昨夜驛馬星流赦，須臾當到。隆素信之，遂遣人出城候焉。俄而赦至。

檀達師，周文召之至岐州。會神武來寇玉壁，檀特曰：狗豈能至龍門也。神武果不至龍門而還。北齊許遵值文宣無道日甚，遵語人曰：多折算來，吾筮此狂夫何時得死。於是布算滿牀，大言云：不出冬初，我乃不及見。文宣以十月崩，遵以九月死。

北齊趙輔和，有人父病求筮，遇泰，云此卦甚吉。是人出。輔和曰：乾下坤上，乾父道也。坤上則父入土矣。豈得言吉？父果卒。北齊賈子儒能相人，崔暹令視文襄。子儒曰：人有七尺軀，不如一尺之面，不如一寸之眼。大將軍臉薄眇速，非帝王相也。北齊綦母懷文傳：有蠕蠕客能算，或指庭中一棗樹，令其布算，即知其數，並瓣若干，純赤若干，赤白相半。於是剝數之，惟少一子。客云：必不少，但更減之。果得一實。

隋文帝將遷都，夜與高穎蘇威二人定議。庾季才旦奏：臣仰觀元象，俯察圖記，龜兆允襲，必有遷都。且漢營北城，經今八百歲，水皆鹹鹵，不甚宜人，願為遷徙計。帝愕然，謂穎等曰：是何神也？遂發詔施行。

楊伯丑好讀易，隱於華山。隋開皇初征入朝，見公卿不為禮，無貴賤，皆爾汝之。開肆賣卜，有人失馬，來詣伯丑。為皇太子所召，在途遇之，立為作卦。卦成曰：我不遑為卿說，且向西市東壁門第三店，為我買魚作鱠。如言而往，須臾有一人牽所失馬來，遂擒之。

旋宮之義，亡絕已久。唐祖孝孫得毛爽之法，以一律生五音十二律，而為六十音。因而六之，故有三百六十音，以當一歲之日。又以十二月旋相為六十聲八十四調，其法因五音生二變，因變徵為正徵，因變宮為清宮，七音起黃鐘，終南呂，造為紀綱。一朝復古，自孝孫始也。

太宗之世有秘記云：唐三世之後，則女主武王，代有天下。太宗嘗密召李淳風訪其事，淳風曰：臣據象推算，其人已生，在陛下宮內。從今不逾三十年，當有天下，誅殺唐氏子孫殆盡。帝曰：疑似者盡殺之，如何？淳風曰：天之所命，王者不死。今已在宮內，是陛下眷屬。更三十年，又當衰老。老則仁慈，雖受終易姓，其於陛下子孫，或不甚損。今若殺之，即當復生少壯嚴毒，即殺戮陛下子孫無遺類矣。太宗善其言而止。

武德九年五月，傅奕奏：太白見秦分，秦王當有天下。高祖以狀授太宗。及太宗嗣位，召奕賜之食，曰：汝前所奏，幾累於我。然今後但須盡言，無以前事為慮也。

劉仁軌為陳倉尉，相工袁天綱謂曰：君終位鄰台輔，年將九十。仁軌為文昌左相，八十四而薨。裴行儉尤曉陰陽之術，每制敵摧陣，先期捷日。嘗出軍至單于北塞，晚下營壕塹方周，遽令移就岡上。將士皆以士眾方安不可勞擾，行儉促之。比夜風雨暴至，前設營處，水深丈餘。

蕭嵩與吳郡陸象先為僚友。宣州相術夏榮謂象先曰：陸郎十年內位極人臣，然不及蕭郎一門盡貴官，高而有壽。陸果為相，蕭亦為相，尋至八十，其子華孫俯仿，皆至宰輔。

高智周少與鄉人蔣子慎善，同詣相者。相者曰：明公位極人臣，然允嗣微弱。蔣侯官職至薄，而子孫轉盛。智周果作相，子慎為建安尉，卒。其子繪謁智周，智周以女妻之。繪子捷為刺史，捷子洌為左丞，洌弟渙為給事中。高氏之後殄滅已久。果符相者之言。

太原術士溫彬，高宗時已老，臨終封一狀，謂其妻曰：吾死後，年名垂拱，即詣闕獻之。慎勿開也。垂拱初，其妻獻之，預陳則天革命，及突厥至趙定事，俱驗。

崔信明以五月五日正中時生，有異雀數頭，身形甚小，五色畢備，集於庭樹，鳴聲清宛。隋太史令史良至青州，為之占曰：五月為火，火為離，離為文采，日正中文之盛也。又有雀五色，奮翼而鳴，兒必文藻煥爛。雀形既小，祿位殆不高。及長，博文強記，下筆成章，終於秦州令。

薛頤嘗密謂秦王曰：德星守秦分，王當有天下。願王自愛也。太宗朝上表，請為道士。太宗為置紫府觀。觀中建一清台，以考元象。

甄權能針灸，狄嶽苦風患，手不能引弓，權曰：但將弓矢向塚，一針可癒矣。針其肩隅一穴，即時能射。其弟立言，亦善醫。杜淹風毒發腫，立言曰：從今更十一日午時死。如期而死。有尼明律腹脹身瘦，立言曰：誤食發成蟲也。令服雄黃，吐一蛇如小指大，惟無眼。燒之有發氣。尼疾乃愈。

乙佛宏禮能相，隋煬帝亦自能之。曰：卿相朕終當如何？如卿言與朕術不同，罪當死。宏禮曰：臣所學相術，凡人之相有類陛下者，不得善終。臣聞聖人不相，故知聖人與庶凡不同爾。自是帝常遣使監之，不得與人交言。薛大鼎坐事，沒為奴，詣宏禮，曰：君奴也。大鼎有慚色，解衣示之。宏禮曰：自腰以下，當為方岳之任。後為泗州刺史。

袁天罡善相，則天初在襁褓，天罡來至第中，謂其母曰：夫人骨法，必生貴子。示之，見元爽元慶，曰：此二子，皆保家之主，官至三品。見韓國夫人，曰：此女亦大貴，又利其夫。乳母時抱則天，衣男子之服，天綱曰：此郎君子桺色，奧妙不可易知。

試令行，又令舉目，天綱大驚曰：龍睛鳳頸，貴人之極也。更轉側視之，又驚曰：若是女，當為天下之主矣。

盧齊卿童，幼問孫思邈後之事。思邈曰：汝後五十年，位登方伯。吾兒當為屬吏，可自保也。後齊卿為徐州刺史，思邈孫溥果為蕭縣丞。齊卿問時，溥猶未生。

張憬藏相蔣儼云：自此二年，當得東宮掌兵之官，秩未終而免職。免職之後，厄在三尺土下。據此合死，然後有兵位，不合中夭，至六十一為蒲州刺史。十月三十日午時祿絕。儼後皆如其言。常奉使高麗，囚地窖中，終六年得歸。及在蒲州，六十一矣。至期，召人吏、妻子訣別，自云當死。俄有敕，許令致仕。

金梁鳳謂河部郎中裴冕曰：半年間，公為宰相，大富貴。冕曰：公乃狂言？冕何至此。梁鳳曰：有一日向東京，一日入蜀川，一日向朔方。此時公作相矣。冕懼其言，深絕之。未幾安祿山反，冕問三日之說，梁鳳曰：東京日即自磨滅，蜀川日亦不能久，此間日何轉分明。其後祿山僭號，元宗幸蜀，肅宗即位於靈武，冕果為中書侍郎平章事。

葉法善少傳符錄，尤能厭劾鬼神。嘗於東都凌虛觀設醮，城中士女競往觀之。俄頃數十人自投火中。觀者大驚，救之而免。法善曰：此皆魅病，為吾法懾耳。問之果然。法善悉為禁劾，其病乃愈。

苗晉卿嘗遇老父問曰：要知前事乎？晉卿曰：應舉已久，有一第分乎？曰：大有事。但更問曰：晉卿困窮，愛一郡寧可及乎？曰：更向上。曰：廉察乎？曰：更向上。曰：將相乎？曰：更向上。苗怒，全不信，曰：將相向上是天子。曰：真者即不得，假者即得。晉卿以為怪誕，揖之而去。後果為將相，元宗崩，攝蒙宰三日。

朱梁仇殷藝術精密，太祖之在長蘆也，諸將請攻壁，令軍中人負稿二圍，置於積，俄而雲集。殷曰：何用？或以所謀告之，殷曰：我占之矣，不見攻壁象，無乃自退乎？翌日有騎馳報，丁會以潞州畔。太祖令盡焚其稿而還。

後唐周元豹有袁許之術，大略狀人形貌，比諸龜魚禽獸，目視臆斷，咸造其理。見王都曰：形若鯉魚，難免刀機，都竟被殺。盧程衣道士服，與同志二人謁焉，元豹曰：二君子明年花發，俱為故人。惟道士甚貴。至來歲，二子果卒，程後登庸。

五代周翟光鄰，膚革肥晰，善於攝養。仕至樞府。司天監趙延乂，有袁許之術。嘗謂人曰：翟君外厚而內薄，雖貴無壽。卒，時四十六。

趙延乂清泰中，嘗與樞密直學士呂琦同宿於內庭。琦因從容，密問國家運祚，延乂曰：來年厄會之期，俟遇過別論。琦詢之不已，延乂乃曰：保邦在刑政，保祚在福德。於刑政，則術士不敢言。奈際會諸公，罕有卓絕福德者。下官實有恤緯之僭。五代漢隱帝時，宮中數有怪，大風雨發屋拔木，吹破門扇，起十餘步而落。震死者六七人。水深平地尺餘。帝召司天監趙延乂，問以禳祈之術。對曰：臣之業在天文，時日禳祈，非所習也。然王者欲弭災異，莫如修德。延乂歸，帝遣中使問如何為修德，延乂請讀貞觀政要而法之。